



世界经典历险故事

The world adventure story

Defoe D



鲁宾逊漂流记

(英) 笛福 著

叁壹 编译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世界经典历险故事

The world adventure story

鲁宾逊漂流记

(英) 笛福 著

叁壹 编译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宾逊漂流记 / (英)笛福 (Defoe,D.)著；叁壹编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8
(世界经典历险故事/叁壹主编)
ISBN 978-7-5513-0048-3

I.①鲁… II.①笛…②叁…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1545号

世界经典历险故事

鲁宾逊漂流记

主 编 叁 壹
原 著 (英)笛福 (Defoe, D.)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刘 宇
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版式设计 刘兴福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w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048-3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200

前　　言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

由于青少年受到知识、阅历以及阅读欣赏经验的限制，他们对于读物的选择往往倾向于趣味性、故事性，因此，历险、科幻、探案类读物在多次中小学生阅读情况调查中，都被大多数青少年列为自己最感兴趣、最爱看的图书之一。

历险、科幻、探案类故事有着极其曲折的故事情节，极丰富的想像力，因此对青少年有着十分强烈的吸引力，阅读此类读物中的经典作品，可以极大地提升青少年的勇气与智慧，培养他们正直、勇敢和坚强的良好品德。

例如，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著，风靡世界一百多年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作品，故事曲折、情节紧凑，既不血腥，又很有趣，十分适合青少年阅读，而主人公福尔摩斯正义、坚强、机智的品德和敏锐的观察力、准确的判断力、严谨的分析和逻辑推理能力，自问世以来，就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青少年心目中不朽的英雄形象。

同样具有广泛影响力，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热烈欢迎的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系列科幻、历险作品，则将探险和科学完美结合起来，书中不仅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还包含大

量各类学科的知识，犹如一本百科全书，令读者爱不释手。凡尔纳在他的作品中，都不遗余力地歌颂了人类在科学领域内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临危不惧、百折不挠、患难与共的高尚品质，是青少年学习和借鉴的好榜样。

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许多青少年题材作品，则更符合少年儿童的阅读口味，这些作品多以儿童为主角，以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对待财富、宗教等事物态度上的区别，从儿童本位的价值观出发，肯定和赞美了孩子的生命活力和天真纯洁的本质，并从儿童的视角，抨击了自私、残忍、冷酷等人性的丑恶面，歌颂了勤劳、勇敢、正直等优秀的品德，对青少年有很大的教育和启迪意义。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一本好书就像一盏明灯，会照亮他们将来的人生道路。经典文学作品中包含着人类长期思考所积淀下来的精神文明的精髓，承载着作家的道德品质和道德理想，是人类文化的宝库，青少年正处在一个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关键阶段，这些历经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可以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以丰富他们的人生经验、充实他们的课外生活，犹如最好的导师和朋友，伴随他们一同成长。

目 录

第一 章 扬帆起航	(1)
第二 章 落入海盗之手	(12)
第三 章 幸运出逃	(17)
第四 章 落户巴西	(25)
第五 章 “9月1日”出海	(30)
第六 章 落难荒岛	(37)
第七 章 重建家园	(42)
第八 章 孤岛日记	(51)
第九 章 自力更生	(76)
第十 章 造独木舟	(90)
第十一章 手艺渐长	(96)
第十二章 神秘脚印	(111)
第十三章 食人生番	(119)
第十四章 救下一个人肉宴中的野人	(142)
第十五章 仆人“星期五”	(149)
第十六章 灌输宗教知识	(156)
第十七章 建造回大陆的船	(163)
第十八章 攻击野人大捷	(170)
第十九章 四个人的孤岛	(176)
第二十章 平定叛乱	(186)

第二十一章	夺回大船	(193)
第二十二章	准备离岛	(205)
第二十三章	重返大陆	(210)
第二十四章	陆路返乡历险	(218)
第二十五章	故地重游	(230)

第一章 扬帆起航

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市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不是本地人。父亲是德国不来梅市人。他移居英国后，先住在赫尔市，经商发家后就歇了生意，最后搬到约克市定居，并在那儿娶了我母亲。母亲娘家姓鲁宾逊，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因而给我取名叫鲁宾逊·克鲁伊茨内。由于英国人一读“克鲁伊茨内”这个德国姓，发音就走调，所以大家就叫我们“克鲁索”，以致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叫，这么写了。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叫我克鲁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中校。有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这支部队。大哥是在敦刻尔克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的。至于二哥的下落，我至今一无所知，就像我父母对我后来的境况也全然不知一样。

我是家里的小儿子，因此父母亲没让我学谋生的手艺，从小喜欢胡思乱想，一心想出洋远游。当时，我父亲年岁已高，但他还是让我接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他曾送我去寄宿学校就读，还让我在免费学校接受乡村义务教育，一心想要我将来学法律。但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只是想航海。我完全不顾父愿，甚至违抗父命，也全然不听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告。我的这种天性，似乎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命运。

我父亲头脑聪明，为人慎重。他预料到我的意图必然给我带来不幸，就时常严肃开导我，并给了我不少有益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卧室；因为，那时正好他痛风病发作，行动不便。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规劝了一番。他问我，除了我自己漫游四海的癖好外，究竟有什么理由要离弃父母，背井离乡呢？在家乡，我可以经人引荐，在社会上立身。我如果自己勤奋努力，将来完全可以发家致富，过上安逸快活的

日子。他对我说，一般出洋冒险的人，不是穷得一文不名，就是妄想暴富；他们野心勃勃，想以非凡的事业扬名于世。但对我来说，这样做既不值得，也没必要。就我的社会地位而言，正好处于两者之间，即一般人所说的中间地位。以他长期的经验判断，这种中间地位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也最能使人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那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他说，我自己可以从许多事实中认识到，确实中间地位的生活幸福无比；这就是，人人羡慕这种地位，许多帝王都感叹其高贵的出身给他们带来的不幸后果，恨不得自己出生于贫贱与高贵之间的中间阶层。明智的人也证明，这个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圣经》中的智者也曾祈祷：“使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裕。”

他常提醒我，只要用心观察，就能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大多都多灾多难，惟中间阶层灾祸最少。中间阶层的生活，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盛衰荣辱，瞬息万变。而且，中间地位不会像阔佬那样挥霍无度、腐化堕落而弄得身心俱病；也不会像穷人那样终日操劳、缺吃少穿而搞得憔悴不堪。唯有中间地位的人可享尽人间的幸福和快乐。中等人常年过着安定富足的生活。适可而止，中庸克己，健康安宁，交友娱乐，生活中的种种乐趣，都是中等人的福分。这种生活方式，使人平静安乐，悠然自得地过完一辈子，不必受劳心劳力之苦。他们既不必为每日生计四处奔波，或为窘境所迫，以致伤身劳神；也不必因妒火攻心，或利欲熏心而狂躁不安。中间阶层的人可以平静度过一生，尽情地品味人生的甜美，没有任何艰难困苦；他们感到幸福，并随着时间的过去，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

接着，他态度诚挚、充满慈爱地劝我不要孩子气，不要急于自讨苦吃；因为，不论从人之常情来说，还是从我的家庭出身而言，都不会让我吃苦。他说，我不必为生计天天去操劳，他会为我做好一切安排，并将尽力让我过上前面所说的中间阶层的生活。如果我不能在世上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那就完全是我的命运或我自己的过错所致，而他已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因为他看到我将要采取的行动必然会给我自己带来苦难，因此向我提出了忠告。总而言之，他答应，如果我听他的话，安心留在家里，他一定尽力为我安排一切。他从不同意我离乡远游。我如果

将来遭遇到什么不幸，那就不要怪他。谈话结束时，他又说，我应以大哥为前车之鉴。他也曾经同样恳切地劝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打仗，但大哥没听从他的劝告。那时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一心要去部队服役，结果在战场上丧了性命。他还对我说，他当然会永远为我祈祷，但我如果执意采取这种愚蠢的行动，那么，他敢说，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将来我呼援无门时，我会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

事后想起来，父亲最后这几句话，成了我后来遭遇的预言；当然我相信父亲自己当时也未必意识到有这种先见之明。我注意到，当时我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泪纵横，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陈尸战场，讲到我将来呼援无门而后悔时，更是悲不自胜，以致只得中断了他的谈话。最后，他对我说，他忧心如焚，话再也说不下去了。

当时这次谈话使我深受感动。真的，谁听了这样的话会无动于衷呢？我决心不再想出洋的事了，而是听从父亲的意愿，安心留在家里。可是，只过了几天，我就把自己的决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单地说，为了不让我父亲再烦我，在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一直躲开他。但是，我并不仓促行事，不像以前那样头脑发热想干就干，而是等我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去找了她。我对她说，我一心想到底外面去见见世面，我除此之外什么事也不想干。最好父亲能答应我，免得逼我私自出走。我说，我已经十八岁了，无论是去当学徒，或是去做律师的助手都太晚了。而且，我还绝对相信，即使自己去当学徒或做助手，也必定不等满师就会从师傅那儿逃出去航海了。如果她能去父亲那儿为我说情，让他答应我乘船出洋一次的话我回家后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航海，那我就会加倍努力地弥补我所浪费的时间。

我母亲听了我的话就大发脾气。她对我说，让她去对父亲说这种事毫无用处。父亲非常清楚这事与我利害攸关，决不会答应我去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她还说，父亲和我的谈话是那样语重心长、谆谆善诱，而我竟然还想离家远游，这实让她难以理解。她说，总而言之，如果我执意要自寻绝路，那谁也不会来帮助我。她要我相信，无论母亲，或父亲，都不会同意我出洋远航的，所以我如果自取灭亡，与她也无关，免得我日后说，当时我父亲是不同意的，但我母亲却同意了。

尽管我母亲拒绝了我的请求，并表示不愿意向父亲转达我的话，但

事后我听说，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深感忧虑。他对母亲叹息说，要是这孩子能留在家里，也许会很幸福；但如果他要到海外去的话，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此，说什么他也不能同意我出去。

过了一年光景，我终于离家出走了，而在这一年里，尽管家里人多次建议我去干点正事，但我就是顽固不化，一概不听，反而老是与父母纠缠，要他们不要那样反对自己孩子的心愿。有一天，我偶然来到赫尔市。当时，我还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但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个朋友。他说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并怂恿我与他们一起去。他用水手们常用的诱人航海的办法对我说，我不必付船费。这时，我既不同父母商量，也不给他们捎个话，我想我走了以后他们迟早会听到消息的。同时，我既不向上帝祈祷，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甚至都不考虑当时的情况和将来的后果，就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时间是1651年9月1日。谁知道这是一个恶时辰啊！我相信，没有一个外出冒险的年轻人会像我这样一出门就倒霉，一倒霉就这么久久难以摆脱。我们的船一驶出恒比尔河就刮起了大风，风助浪势，煞是吓人。因为我第一次出海，人感到难过得要命，心里又怕得要死。这时，我开始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了。我这个不孝之子，背弃父母，不尽天职，老天就这么快惩罚我了，真是天公地道。这时，我父母的忠告，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乞求，都涌进了我的脑海。我的良心终究尚未丧尽，不禁谴责起自己来：我不应该不听别人的忠告，背弃对上帝和父亲的天职。

这时风暴越刮越猛，海面汹涌澎湃，波浪滔天。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景。但比起我后来多次见到过的咆哮的大海，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就是与我过几天后见到的情景，也不能相比。可是，在当时，对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足已令我胆战心惊了，因为我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我感到，海浪随时会将我们吞没。每次我们的船跌入浪涡时，我想我们会随时倾覆沉入海底再也浮不起来了。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下，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下了无数次决心，说如果上帝在这次航行中留我一命，只要让我双脚一踏上陆地，我就马上回到我父亲身边，今生今世再也不乘船出海了。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自寻烦恼了。同时，我也醒悟到，我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的看法，确实句句在

理。就拿我父亲来说吧，他一生平安舒适，既没有遇到过海上的狂风恶浪，也没有遭到过陆上的艰难困苦。我决心，我要像一个真正回头的浪子，回到家里，回到我父亲的身边。

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思想，在暴风雨肆虐期间，乃至停止后的短时间内，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到了第二天，暴风雨过去了，海面平静多了，我对海上生活开始有点习惯了。但我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再加上有些晕船，更是打不起精神来。到了傍晚，天气完全晴了，风也完全停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黄昏。当晚和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落日和日出显得异常清丽。此时，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令人心旷神怡。那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美景。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所以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精神也为之一爽。望着前天还奔腾咆哮的大海，一下子竟这么平静柔和，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喂，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样？我说，那天晚上吹起一点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你说那是一点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把那叫风暴？那算得了什么！只要船稳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当然，你初次出海，也难怪你，鲍勃。来吧，我们弄碗甜酒喝喝，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你看，天气多好啊！”我不想详细叙述这段伤心事。简单一句话，我们循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调制了甜酒，我被灌得大醉。那天晚上，我尽情喝酒取闹，把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统统丢到九霄云外。简言之，风暴一过，大海又平静如镜，随之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一扫而光，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我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涌上心头。我把自己在危难时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一概丢之脑后。有时，我也发现，忏悔和决心不时地会回到脑海里来。但我却竭力摆脱它们，并使自己振作起来，就好像自己要从某种坏情绪中振作起来似的。因此，我就照旧跟水手们一起喝酒胡闹。不久，我就控制了自己的冲动，不让那些一本正经的念头死灰复燃。没到五六天，我就像那些想摆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那样，完全战胜了良心。为此，我必定会遭到新的灾难。上帝见我不想悔改，就决定毫不宽恕地惩罚我，并且，这完全是我自作自

受，不能怪别人。既然我自己不把平安度过第一次灾难看做是上帝对我的拯救，那么，下一次大祸临头就会变本加厉；那时，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残阴险、最胆大包天的水手，也要害怕，并且也要求饶。

出海的第六天，我们到达了雅茅斯锚地。在大风暴之后，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因为尽管天气晴朗，但一直刮着逆风，因此，我们被迫在这海中停泊处抛锚。逆风吹了七八天，风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在此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来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因为这儿是海上往来必经的港口，船只都是在这儿等候顺风，好驶入耶尔河。

我们本来不应该在此停泊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无奈风刮得太紧，而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但这块锚地素来被认为是优良港湾，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船上的锚索、辘轳、缆篷等一应设备都十分结实，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满不在乎，而且一点也不害怕，照旧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作乐。到第八天早晨，风势骤然变大。于是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一齐动手落下了中帆，并且把船上的一切物件都安顿好，使船能顶住狂风，安然停泊。到了中午，大海卷起了狂澜。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到水中，打进了不少水。一两次，我们以为脱了船锚，因此，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就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

这时，风暴来势大得可怕，我看到，连水手们的脸上也显出惊恐的表情。虽然船长小心谨慎，力图保牢自己的船，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的时候，我好几次听到他低声自语：“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他说了很多这一类的话。最初的一阵纷乱中，我不知所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我的舱房在船头，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起初，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而是变得麻木不仁了。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但我在前面说过，当船长从我舱房边经过，并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我可吓坏了。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往外一看，只见满目凄凉；这种惨景我以前从未见过：海上巨浪掀天，每隔三四分钟便向我们扑来。再向四面一望，境况更是悲惨。我们发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由于载货重，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突然，船上的人惊叫起来。原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沉

没了。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离开锚地驶向大海，船上的桅杆一根也不剩了。小船的境况要算最好的了，在海上小船便于行驶。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船上只剩下角帆而向外海飘去。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当然此事船长是绝不愿意做的。但水手长抗议说，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的话，船就会沉没。这样，船长也只好答应了。但船上的前桅一砍下来，主桅随风晃荡失去了控制，船也随着剧烈摇晃，于是他们又不得不把主桅也砍掉。这样就只剩下了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

谁都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因为我只是一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不久前那次小风浪已经把我吓得半死了，更何况这次是真的遇上了大风暴。此时此刻，当我执笔记述我那时的心情，我感到，那时我固然害怕死，使我更感害怕的是想到自己违背了不久前所作的忏悔，并且又像在前次危难中那样重新下起种种决心，这种恐惧感对于我，比死更可怕。当时的心情既然如此，再加上对风暴的恐惧，那种心理状态即使是现在也无法用言语描述。但当时的情景还不算是最糟的呢！更糟的是风暴越刮越猛，就连水手们自己也都承认，他们平生从未遇到过这么可怕的大风暴。我们的船虽然坚固，但由于载货太重，吃水很深，一直在水中猛烈地摇摆颠簸。只听见水手们不时地喊叫着船要下沉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沉”是什么意思，这于我倒也是件好事。我后来问过别人后才明白究竟。这时风浪更加凶猛了，我看到了平时很难见到的情况：船长、水手长以及其他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不断地祈祷，他们都感到了船随时要沉没的危险。到了半夜，更是雪上加霜。那些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中间，突然有一个人跑上来喊道：船底漏水了；接着又有一个人水手上来说，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了。听到船底漏水时，我感到心就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我当时正坐在自己舱房的床边，一下子感到再也支持不住了，就倒在了船舱里。这时有人把我叫醒，说我以前虽然什么事也不会干，但至少现在可以去帮着抽水。听了这话我立即打起精神，来到抽水机旁，十分卖力地干起来。正当大家竭尽全力抽水时，船长发现有几艘小煤船因经不起风浪，只得随风向海上飘去；他们从我们附近经过时，船长下令放一枪，作为求救的

信号。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枪，听到枪声便大吃一惊，以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句话，我吓得晕倒在抽水机旁。这种时候，人人都只顾自己的生命，哪里还会有人来管我死活，也没有人会看一下到底我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人立刻上来替我抽水；他上来时把我一脚踢到一边，让我躺在那里。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来。

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但底舱里进水越来越多。显然我们的船不久就会沉没。此时，尽管风势略小了些，但船是肯定不会驶进港湾了。船长只得不断鸣枪求救。有一艘轻量级的船顺风从我们前面飘过，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小艇上的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划近我们的大船，但我们无法下到他们的小艇里，他们也无法靠拢我们的大船。最后，小艇上的人拼命划桨，舍生相救；我们则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并且尽量把绳子放长。小艇上的人几次努力，终于抓住了绳子。我们慢慢把小艇拖近船尾，全体船员才得以下了小艇。此时此刻，我们已无法再回到他们的船上去了，大家一致同意随着小艇随波逐流，并努力向岸边划去。我们的船长答应，万一小艇在岸边触礁，他将给他们的船长照价赔偿。就这样，小艇半划着，半随浪漂流，逐渐向北方的岸边漂去，终于靠近了温特顿岬角。

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我们就看到它已经沉下去了。这时，我才平生第一次懂得大海沉船是怎么回事。实话说，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时，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一眼。当时，与其说是我自己爬下了小艇，还不如说是水手们把我丢进小艇的。从下小艇的那一刻起，我已心如死灰：一方面这是由于受风暴的惊吓，另一方面是由于想到此行吉凶难卜，内心万分恐惧。

尽管我们处境危险，水手们还是奋力地向岸边划去。当小艇被冲上浪尖时，我们已能看到海岸了，并看到岸上有许多人奔来奔去，想等我们小艇靠岸时救助我们。但小艇速度极慢，而且怎么也靠不了岸。后来，我们竟划过了温特顿灯塔。海岸由此向西凹进，并向克罗默延伸。这样，陆地挡住了一点风势，终于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靠了岸。全体安全上岸后，即步行至雅茅斯。我们这些受难的人受到了当地官员、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招待；他们妥善安排我们住宿，还为我们筹足了旅

费。我们便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伦敦，或回赫尔。

当时，我要是还有点头脑，就应回到赫尔，并回到家里，我一定会非常幸福。我父亲也会像耶稣讲道中那个寓言中的父亲，杀肥牛迎接我这回头的浪子。因为，家里人听说我坐的那条船在雅茅斯锚地遇难沉没，之后又过了好长时间才得知我并没有葬身鱼腹。

但我厄运未尽，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我不思悔改。好几次，在我思维清醒时，理智也曾向我大声疾呼，要我回家，但我却没有勇气随从理智的召唤。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驱使自己冥顽不化的力量，但这却是一种神秘而无法逃避的定数；它常常会驱使我们自寻绝路，明知大祸临头，还自投罗网。很显然，正是由于这种定数使我命中注定无法摆脱厄运。也正是这种定数的驱使，我才违背理智，甚至不愿从初次航海所遭遇的两次灾难中接受教训。

我的朋友，即船长的儿子，就是他使我铁下心来上了他父亲的船，现在胆子反而比我小了。当时，我们被分别安置在雅茅斯市的好几个地方住宿，所以过了两三天之后他才碰到我。我刚才说了，这是我们上岸分开后第一次见面。一交谈，我就发现他的口气变了。他看上去精神沮丧，且不时地摇头。他问了我的近况，并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他对他的父亲说，这是我第一次航海，只是试试罢了，以后想出洋远游。听了这些话，他父亲用十分严肃和关怀的口吻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的灾难可以说是一个凶兆，这说明你不能当水手。”“怎么啦，先生，”我问，“你难道也不再航海了吗？”“那是两码事，”他说，“航海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职责。你这次出海，虽然只是一种尝试，老天爷已给你点滋味尝尝了；若你再一意孤行，必没有好结果的。也许，我们这次大难临头，正是由于你上了我们的船的缘故，就像约拿上了开往他施的船似的。请问，”船长接着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你要坐我们的船出海？”于是，我简略地向他谈了一下自己的身世。他听我讲完后，忽然怒气冲天，莫可名状。他说：“我作了什么孽，竟会让你这样的灾星上船。我以后绝不再和你坐同一条船，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坐！”我觉得，这是因为沉船的损失使他心烦意乱，想在我身上泄愤。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大发雷霆。可是，后来他又郑重其事与我谈了一番，催促我回到父亲身边，不要再惹怒老天爷来毁掉自己。他

说，我应该看到，老天爷是不会放过我的。“年轻人，”他说，“相信我的话，你若不回家，无论你上哪儿，你只会受苦失望。到那时，你父亲的话便会在你身上应验了。”

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很快就跟她分手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对他的事情，也一无所知。至于我自己，口袋里有了点钱，就从陆路去伦敦。在去伦敦途中以及到了伦敦以后，我一直在作强烈的思想斗争，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回家呢，还是去航海？

一想到回家，羞耻之心使我归心顿消。我立即想到街坊邻居会怎样讥笑我；我自己也不仅羞见双亲，也羞见别人。我以后时而想起这件事，一般人之心情多么荒诞而可笑，又那样莫名其妙；尤其是年轻人，照例在这种时刻，应听从理智的指导。然而，他们不以犯罪为耻，反倒以悔罪为耻；他们不以干傻事为耻，反倒以改过为耻。而事实上他们若能觉悟，别人才会把他们看作聪明人呢。

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内心很矛盾，不知何去何从，该怎么办。但一想到回家，一种厌恶感油然升起，难以抑制。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对灾祸的记忆逐渐淡漠，原来动摇不定的归家念头也随之日趋淡薄，最后甚至丢到了九霄云外。这样，我又再一次对航海生活向往起来了。

不久之前，那种邪恶的力量驱使我离家出走。我年少无知，想入非非，妄想发财。这种念头，根深蒂固，竟叫我对一切忠告置若罔闻，对父亲的恳求和严命置若罔闻。我是说，现在，又正是这同一种邪恶的力量——不管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使我开始了一种最不幸的冒险事业。我踏上了一艘驶往非洲海岸的船；用水手们的俗话说，就是到几内亚去！

在以往的冒险活动中，我在船上从未当过水手。这是我的不幸。其实，我可以比平时艰苦些，学会做一些普通水手们做的工作。到一定时候，即使是做不了船长，说不定也能当上个大副或船长助手什么的。可是，命中注定我每次都要作出最坏的选择，这一次也不例外。口袋里装了几个钱，身上穿着体面的衣服，我就和往常一样，以绅士的身份上了船。我从不参与船上的任何事务，也从不学着去做。

在伦敦，我交上了好朋友。这又是我命中注定的。通常这种好事不会落到像我这样一个放荡不羁、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身上。魔鬼总是早早给他们设下了陷阱，但对我却不然。起初，我认识了一位船长。他曾到